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上)

[法] 雨果 著
王俊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序

只要因为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让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第 一 部
芳 汀

第 一 卷

一个正直的人

卷一 讀

人箇直五个一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任迪涅主教的是查理·弗朗沙·卜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就已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与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无关，但为了精确，在此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其真假，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做过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是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其职位，很早，在他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但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好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爆发后，事变叠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当革命刚开始，米里哀先生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也因害肺病死了。他们没有一个孩子。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传闻和夸大的恐怖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劫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

心上，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米里哀先生，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人说过，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任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的小事，这件小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时，皇上恰巧走过来。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望着他，便突然转过身来问道：

“瞧着我的那男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男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不久，米里哀先生极其惊喜地得到了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到底谁也不知道那些是真实的。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嘴多而头脑少的小城里总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更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或许只是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无论怎样，他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成为那些小城市的小人们闲话的内容，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谁也没有再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陪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龄的女仆，叫马格洛，现在，她在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思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好象必须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候，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形象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起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女神，处女当之也会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个矮苍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初次拜访了他，而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既毕，全城静候，看主教有些什么行动。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下福汝主教

迪涅的主教院正好和医院毗邻。

主教院是座宽阔雄伟、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个世纪初兴建的。那真是一座华贵的府第，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包括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朝花园的那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宴请过这些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悬挂在那间长厅，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被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毗邻的医院却是一所狭窄低陋的房子，只是带个小花

园的一层楼。

主教到任三天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是一些小间，里面的空气流通很难。”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尽管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少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我们今年伤寒也有过，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号病人，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必须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认为，就拿这个厅来说，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院长惊惶失措地叫了起来。

主教在厅周围望了一遍，象是在用眼睛测量。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即又

提高嗓门，“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问题。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我告诉您，我的房子您来住，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刚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他搬到医院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四百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

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 六千利弗

本人用费 一千利弗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

这个分配方案，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我们知道，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这种分配是被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的。米里哀先生对这位圣女来说，她的哥哥就是她的主教，是人世的朋友也是宗教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当他讲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啰嗦。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这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一个老头儿都靠那一千五百法郎过活。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能款待他们。那是因为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所实现的。

一天——到迪涅约三个月时，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下去了！”

“当然罗！”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从前的那几位主教，都是照例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

于是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了他的申请，决定每年给他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名义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嚷嚷起来。有一个当过五百人院的帝国元老院的元老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住在元老宅第里，那是富丽堂皇地，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信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小城里，那里人口不到四千，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样走邮车？路都没有。只能骑马。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一模一样的神甫，又贪婪又吝啬。这一个在到任之初，还象个善良的宗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呸！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肃清这些吃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在另一方面，这件事却使马格洛大娘很是高兴。

“好了！”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在开始时主教只顾别人，现在非顾自己不可了。他已把他的慈善捐款分配停当，这三千法郎总算是我们的了。”

当天晚上，主教交给他的妹子这样一张单子。

车马费及巡视津贴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的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艾克斯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德拉吉尼昂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救济被遗弃的孩子	五百利弗
救济孤儿	五百利弗
	共计三千利弗

以至于主教的额外开支，以及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等，这位主教都到有钱人身上去取来给穷人；给得急也取得紧。

没有多久，各方捐赠的钱财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乏的人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门，后者来请求前者所留下的捐赠。一年功夫还不到，主教便成了一切慈善捐款的保管人和苦难的援助者。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他的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稍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使他在他所必需的用品以外增添一点额外的东西。

由于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的钱都早已在收入以前付出了，正像旱地上的水似的；他白白地收进一些钱，却永远没有余款；于是他从他自己身上搜刮起来。

主教们照例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最具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主教。我们称呼他，仍是用那名称，并且这个称呼很中他的意。